

S H I J I E M I N G Z H U

新课标推荐读本

世界名著

# JIDUSHAN BOJUE

# 基督山伯爵

大仲马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新课标推荐读本

世 界 名 著

JIDUSHAN  
BOJUE  
基督山伯爵

大仲马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督山伯爵/《世界名著》编委会编. —2 版. —延吉: 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10. 1  
(世界名著. 第 4 辑)

ISBN 978 - 7 - 5634 - 3041 - 3

I. ①基… II. ①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近代 - 缩写本  
IV. ①I565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8689 号

### 基督山伯爵

---

原著: 大仲马

责任编辑: 善 姬

出版发行: 延边大学出版社

社址: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: 133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ydcbs.com>

E-mail: [ydcbs@ydcbs.com](mailto:ydcbs@ydcbs.com)

电话: 0433 - 2732435

传真: 0433 - 2732434

发行部电话: 0433 - 2133001

传真: 0433 - 2733266

印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兴源印刷厂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张: 50 字数: 350 千字

印数: 1—6000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634 - 3041 - 3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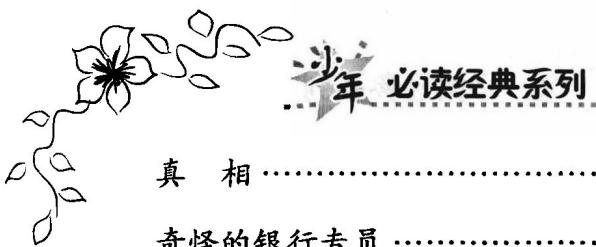
定价: 50.00 元(共 5 册)



## 目 录

狱中岁月	(1)
地 狱	(1)
34 号和 27 号	(8)
二人世界	(17)
圣人法利亚	(24)
推 理	(28)
心未了	(40)
巧计脱身	(46)
报答恩人	(51)
死里逃生	(51)
长发怪人	(55)
藏宝岛	(59)
印度富翁	(6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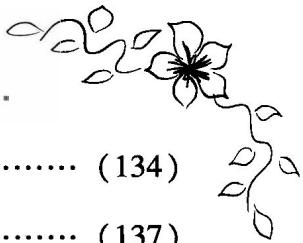
基督山伯爵



少年必读经典系列

真 相	(66)
奇怪的银行专员	(69)
奇 迹	(72)
神 话	(77)
绑 架	(81)
复仇之剑	(85)
久别的情人	(85)
靠近仇人	(89)
钓鱼上钩	(92)
假父子	(95)
误 导	(98)
毒 杀	(103)
悲惨的故事	(107)
纸包不住火	(112)
审 判	(117)
准备决斗	(121)
真情告白	(124)
绝望自杀	(129)
疑凶是新郎	(132)

基督山伯爵



- 身边的杀手 ..... (134)  
冷血父亲 ..... (137)  
一只鸡十万元 ..... (142)  
饶 恕 ..... (145)  
雨过天晴 ..... (151)





## 狱中岁月



法国南部有一个紧临地中海的著名港口——马赛港。在马赛港入口附近的海上，有着一个恐怖的、叫做伊夫的小岛。

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，上面耸立着一个由石块、砖瓦和三合土构成的古堡，外表阴森森的，给人一种毛骨悚然、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就是在这个古堡的地下室里，设置着一个暗无天日的黑牢，用来关押犯有叛乱罪的囚犯。当时的法国人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进了伊夫堡的黑牢，就如同下了地狱。”确实如此，据说，自古以来，只有一个人活着逃离了这个黑牢，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例外……

1815年，法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，就是拿破仑对欧洲联军发动滑铁卢战役，结果一败涂地，最后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。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年，有一个政府的钦差大臣来到伊夫堡视察。他巡视完普通囚犯的牢房后，不满地对监狱长说：

基督山伯爵



基督山伯爵



“见 100 个囚犯和见一个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他们的回答总是这一套——我没犯罪啦，伙食太差啦，还有没有别的囚犯？”

“有的。有两个特殊的囚犯在地下黑牢里，一个是疯子，一个是非常危险的叛徒。”

“真是无聊透顶。不过为了完成任务，我还是随你们去看看吧！”监狱长命令两个狱卒点上火把，让三个武装士兵走在自己前面，引领钦差大臣进入地下室。

走下石阶，差不多已在海平面的下面。周围非常潮湿，空气中夹杂着霉味，让人觉得非常恶心。

“请长官先看看第 34 号吧！那家伙很可怕，像野兽一样凶猛，请您要格外小心。”

“哦？好的，我会小心的。”

不久，他们就走到了一个铁栅栏的门前。狱卒立刻拿出钥匙，插进锁孔。“吱——”地一声，铁门被打开了。

这是个幽暗的班房，四面的墙壁都是用大石块砌成的。一个男人用两手抱着脑袋，坐在牢房角落的一张破床上。当火把的亮光照在他身上时，他吃惊地抬起了头。

他就是第 34 号囚犯。

这个囚犯似乎很年轻，约莫 20 岁左右，穿着破烂的水手服，头发和胡子又长又乱，但是他的眼睛却炯炯有神，黑白分明。他满脸疑惑地凝视着那些进来的人。

“你有什么要求吗？这里的膳食怎么样？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！”钦差大臣站在牢门边细声细气地问道。



听了钦差大臣的那句话，囚犯的眼睛一亮，忽然沿床边站起来，用激动的口气说：

“有的，有，……那么……那……”

他一边叫着，一边向门口冲去，好像要和钦差大臣拼命似的。卫兵和狱卒见势不妙，急忙从左右用枪挡住了他。

“要干什么？赶紧退回去？”

“请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吧！我是无罪的，我是……”囚犯大声叫嚷着，好像没有看到刀枪似的，径直想冲到钦差大臣的面前去。

为防止囚犯伤到大臣，那些卫兵和狱卒，只好把他放倒在潮湿的地板上，有的踩他，有的踢他，还有的把他的脑袋朝地板上撞，但他仍然挣扎着，希望能让大臣听一听他的冤事。

“先生，请您听我说，我绝对没有伤害您的意思。请您……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我只想请求一次正式的审判，这样我才心安理得……”囚犯又激动又悲愤地说。

“这个也差不多，总是说自己没有罪。”钦差大臣对监狱长说着，然后示意卫兵把他放开。

囚犯好不容易站了起来，双手被卫兵拽着，摇摇晃晃地走到钦差大臣的面前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入狱的？”

“1815年2月28日。”

“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，那么你才只坐了17个月的牢！”

“啊？……先生，我原来是个船员，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



亲和一个心爱的未婚妻。他们至今还不知我的死活呢！多么难熬的 17 个月啊！先生，我只想本着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，向您请求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，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置。可不是吗？像我这样无辜的公民，含冤入狱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我想那些官吏也是愧对我们国王的。这就是我的希望。”

那囚犯用诚恳的态度，动情地诉说着。钦差大臣听完，渐渐被他的话语打动了。

“可以，我要考虑一下。”钦差大臣说。

那囚犯高兴得跳了起来！“啊！先生，您同情我的遭遇了？谢谢您，非常感谢。我得救了！请帮我恢复自由吧！”

“不，不要搞错了。我没权力放你出狱，不过我可以查查你的档案，尽量替你翻案。至于结果会怎么样，我是没办法保证的。”

“谢谢您。麻烦您和那位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商量一下，想想办法！”

“维尔福？他一年前被调离了，至于你的案子，我会看看有什么漏洞，你暂时先等着吧！”

那囚犯兴奋得跪倒在地，向钦差大臣拜谢。钦差大臣不再理会他，叫人把铁栅栏门关好，就离开那儿了。

“唉！太麻烦了。现在就去看一看第 27 号吧！他是个意大利长者，以前很有名气。可是自从他疯了以后，总是说他知道哪里有宝藏。入狱的第一年，他就向政府表示用 100 万金银财宝赎回他的自由；第二年，200 万；第三年，300 万

基督山伯爵



……今年是第五年，说不定会增加到 500 万。”监狱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着。

“哈哈！那个疯子还真有趣。”钦差大臣忍不住笑着说。

他们沿着另一条石梯进入地下室，来到 27 号牢房。同样的黑牢里，有一个 60 岁左右、头发和胡须全白的老头，正歪着脑袋，思索着什么难题似的。地上有一块从墙壁上剥落下来的水泥板，上面被他画满了几何学的圆圈和线条。当他觉察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的时候。大吃一惊，急忙抓起扔在地上的被单，裹住了几乎全部裸露的身体。

“你有什么要求吗？”钦差大臣依然单调呆板地问道。

“你问我？”长老瞪大眼睛说，“我没什么要求。”

“你不明白吗？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，想听听你们到底有什么要求。”

“哦！是这样。那么，让我们商量商量吧……我想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告诉你……”

那长老一接话，就开始滔滔不绝了。

“瞧，又来劲了。”监狱长站在钦差大臣的旁边耳语着。

“这种要求，我是不能满足你的。”说着，钦差大臣就要走开。

那位名叫法利亚的长老慌忙拦住他，“不，监狱长先生，既然大臣来了，就不妨让他听听我的意见。要是我向政府交 500 万金銀的话，我能否获得自由？”

“嘿！连数目都被你猜中了。”钦差大臣朝监狱长笑了笑。然后严肃地告诉长老，“政府有的是钱，你还是留着出狱



后用吧！”

法利亚长老听后，一把抓住大臣的手，喊道：“我没有说疯话。与其守着秘密死在牢里，不如告诉政府和我共享这份宝藏。……那么，给你们600万怎么样？”

钦差大臣被长老搞得不耐烦了，索性和监狱长掉头走了。

于是，长老愤愤地扔掉了裹在身上的被单，坐到原来的地方，继续演算他的几何题去了。

“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？”钦差大臣走时问监狱长。

“大概是研究宝藏的位置吧！”监狱长回答说。

“唉！果然是个疯子，真可怜！”

他们回到监狱长办公室后，钦差大臣为了兑现诺言，立刻查了34号囚犯的档案。结果发现档案下面的纸条上写着：

“爱德蒙·邓蒂斯——偏激的拿破仑党，曾协助逆贼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。对该犯应严加看守。”

当时，拿破仑是彻底失败了，整个法国已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之中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，钦差大臣是无能为力了。于是，他只好拿起笔批上一句：“无可救药。”

这样一来，那个34号囚犯——爱德蒙·邓蒂斯连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。如果没有奇迹出现，他将永无出头之日。



## 34号和27号

这次的巡视让邓蒂斯感到一丝兴奋。他在钦差大臣走后，用天花板上剥落下来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下：1816年7月30日。从这天起，他每天刻上一道线，来计算时间。

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地流逝，邓蒂斯始终在等待着。一开始，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，心想钦差大臣一定也要办点其他的事情，那么15天足够了，可是15天过去了，没有任何音讯。于是他定下了三个月的期限，三个月过去了，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，推迟到六个月。这样一直等了十个月，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

“上帝啊！快救救我吧！死也要让我死在外面啊。”

邓蒂斯绝望地呐喊着，他被人遗忘在黑暗深处，经受着黑暗、寂寞和恐惧的煎熬。

这黑牢，冬天是彻骨的寒冷，夏天活像个蒸笼，墙上长满青苔，地上散发着潮湿的霉味。

邓蒂斯觉得自己和地上的小虫没什么区别，他的心开始一点点往下沉，觉得活着已毫无意义。

“是谁把我投入这样的黑牢？是谁将我美好的前程毁了？”

邓蒂斯翻来覆去地猜想着，想完之后便是疯狂的咒骂。他用身体猛烈地撞击着地牢的墙，他怨恨周围的一切，尤其怨恨自己，一粒沙子、一根稻草、一丝风都会令他暴跳如雷。





“我要报仇，报仇……”

他想，使他陷入深渊的是人的仇恨，而不是神的报复。他狂热地想象着要用各种酷刑，让陷害他的人尝尝。

最后，这个年轻人想到了死，他把自己的硬床和黑面包摆得比以前更端正，吃得比平时更少，他想把他的余生像一件旧衣服一样丢弃。

有两种死法：把手帕系在窗栏上，上吊而死；另一种就是绝食，让自己饿死。

上吊而死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酷刑，于是他决定采用第二种自杀手段——饿死。

狱卒每天两次把饭端来，他佯装吃过，便把食物从铁窗栏上倒出去。起初他还受得了，后来，他觉得自己有点傻。

“我为什么要死？我还不到二十五岁，以后说不定可以逃出大牢呢！”

强烈的求生欲望猛烈地冲击着他，不时动摇着他的决心。这时，他把嘴伸向食物，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誓言，这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害怕因自己食言而成为卑鄙的人。

于是邓蒂斯又固执起来，终于他饿得再也爬不起来，躺在地上喘息着。

第二天，他双眼模糊不清，两耳听而不闻，神志变得恍恍惚惚。当他合上眼睛时，仿佛感到点点的亮光在眼前乱舞，犹如在泥泞的土地上窜动着的黑夜里的鬼火。

晚上，将近九点钟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沉闷的声音。

“咔啦！ 咔啦……”



这一次，他的感官因饥饿更加敏锐了，邓蒂斯在死前的这一刻想听得更真切些。

“咦？”

那是一种均匀的刨扒声，就像一只巨爪在抓什么或一排巨牙在啃什么时发出的声音。

“一定是什么工具在挖掘石块。”

虚弱不堪的爱德蒙·邓蒂斯，立刻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犯人朝思暮想的字眼：自由。

邓蒂斯继续倾听着这个声音，声音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，随后“轰”地一声，好像是东西倒塌的声音，接着便是死一般的静寂。

过了一会儿，声音又传来了，而且越来越响，一直持续到天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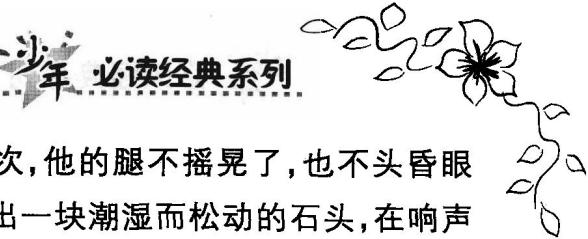
邓蒂斯想：“或许是某个像我一样的囚犯在为逃跑而作努力，如果我在身边的话，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于是他的思路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，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去，把狱卒送来的汤喝了个精光。

不久，他觉得脑袋逐渐清醒了起来，并且开始了积极的思考。

“对，不妨做个试验！”

如果那个挖地道的是监狱的工人，我只需在墙上敲一下，他们稍做停顿后，就会恢复工作。与此相反，如果是一个犯人的话，我发出的声响就会吓着他，那么他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敢恢复工作。”



邓蒂斯站了起来。这次，他的腿不摇晃了，也不头昏眼花了，走到牢房的一角，抽出一块潮湿而松动的石头，在响声最清晰处的墙上敲打起来。

他连敲了三下。

敲第一下时，那边的响声便戛然而止了。

邓蒂斯屏住呼吸倾听着。一小时，二小时过去了，没有再传来新的响声，墙的那边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哇！谢天谢地，一定是犯人在挖掘通向自由的地地道。”

第二天，邓蒂斯充满了希望，把狱卒送来的饭菜吃了个精光。

饭后，他继续听着，可是始终没有再听到响声，他真担心那响声从此不再有了。

要命的 72 小时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。

终于第四天晚上，在狱卒最后一次查房后，邓蒂斯感觉到了石块中传来的轻微震动。他欣喜若狂，想道：

“不行，我得帮帮他！”

邓蒂斯鼓足勇气，准备帮帮那个不屈不挠的同病相怜的人。

用什么工具呢？他既没有小刀，也没有什么尖利的工具，而窗口上的那些铁条又钉得非常牢，他已经领教过多次了。

地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床、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、一只水桶和一只瓦罐。床上有不少铁块，但这些铁块用螺丝与木条钉牢了，桌子和椅子无法利用，水桶上的把手被狱卒卸走了。

“对，我把瓦罐打碎吧！”

基督山伯爵